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八

子部二十八

雜家類二

白虎通義四卷

通行本

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

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

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

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

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

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
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
稱荀子注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
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僞撰
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
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
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
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

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
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卽日
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美及諸儒樓
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
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
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
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
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
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

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注云卽白虎通義是足証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通相祖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尙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尙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

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

國朝任啟運嘗舉正其缺作白虎通摛譌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獨斷二卷

通行本

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間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已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歲壬子四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二年

之事又有獻帝之謚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六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各出四寸是書則謂高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纓鹿今

本並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
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
或諸家援引偶訛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
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
證家之淵藪也

古今註三卷附中華古今註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古今註三卷舊本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註三卷
舊本題後唐太學博士馬綽撰豹書無序跋編書
前有自序稱昔崔豹古今註博識雖廣殆有闕文

洎乎黃初莫之聞見今添其註以釋其義然今互勘二書自宋齊以後事二十九條外其魏晉以前之事豹書惟草木一類及鳥獸類吐綬鳥一名功曹七字爲縞書所無縞書惟服飾一類及開卷宮室一條封部兵陳二條馬斃犬二條爲豹書所缺其餘所載並皆相同不過次序稍有後先字句偶有加減縞所謂添註釋義絕無其事又縞書中卷云棒崔正熊註車輻也使全襲豹語不應此條獨著豹名考太平御覽所引書名有豹書而無縞書

文獻通考襍家類又祇有編書而無豹書知豹書
久亡編書晚出後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贗爲豹作
又檢校永樂大典所載蘇鶚演義與二書相同者
十之五六則不特豹書出於依托卽編書亦不免
於剿襲特以相傳旣久姑存以備一家耳考劉孝
標世說註載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編
稱爲正熊二字相近蓋有一誤新舊五代史均有
編傳載其明經及第登拔萃科仕梁爲太常修撰
累厯尙書郎參知理院事遷太常少卿唐莊宗時

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時貶綏
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終於國
子祭酒今本題唐太學博士蓋據書錄解題然稱
爲太學博士實振孫之誤至其時代則振孫亦稱
後唐不專稱唐實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資暇集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
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
乂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

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
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
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
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父諸書傳寫自
誤耳匡父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
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瀚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
云則晉翰林學士李瀚之族當爲唐末人唐書藝
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
宗正少卿蓋卽匡父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厯

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又自序
曰世俗之談類多訛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
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
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未題埭川顧
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
所刊殷字亦尙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
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此序疑裝緝者佚之書
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
自序乃櫟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

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托一條黃朝英緗素襍記嘗駁其倮直一條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勲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顯爲訛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啗

熊白一條忽襍嘲諷襍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晝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訛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

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鄴侯音
𪚩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摭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
音𪚩屬南陽者音贊匡又已引鄒氏史記注駁讀
𪚩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刊誤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
觿引此書亦稱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未遠當得
其真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
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

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
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
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
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間及禘事如論
僅甥旁繆廩荐六字之訛辨陸法言切韻之誤解
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
爲字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
之妄正賈耽七曜厯之繆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
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

矣

蘇氏演義二卷

永樂大典本

唐蘇鶚撰鶚字德祥武功人宰相頰之族也光啟中登進士第仕履無考嘗撰杜陽襍編世有傳本此書久佚今始據永樂大典所引哀輯成編雜編特小說家言此書則於典制名物具有考證書中所言與世傳魏崔豹古今注馬編中華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正於古今註條下然非永樂大典幸而僅存則豹書之僞猶可考見編書之剿襲竟無

由證明此固宜亟爲表章以明真贋況今所存諸
條爲二書所未刺取者尙居強半訓詁典核皆資
博識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考究書傳訂正名物
辨證訛謬可與李涪刊誤李濟翁資暇集邱光庭
兼明書並驅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錄存之以備
參稽也原書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僅此古書亡
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
論矣

兼明書五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烏程人官太學博士陳振孫
書錄解題稱光庭爲唐人續百川學海及彙秘笈
則題曰宋人考書中世字皆作代當爲唐人然羅
隱集有贈光庭詩則當已入五代其爲唐諱猶孟
昶石經世民等字猶沿舊制闕筆耳是書皆考證
之文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此
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爲諸書二十二條次爲
周易五條尙書四條毛詩十三條次爲春秋十條
禮記五條論語十二條孝經二條爾雅三條次爲

文選二十二條次爲雜說十八條字書十二條其
字書十二條中恥字鰥字明字朴字四條有錄無
書蓋傳寫脫佚起字一條語不相屬詳其大義則
以說起字者佚其下段說朴字者佚其上段傳寫
誤合爲一也其中如諸書門據山海經鳳凰之文
管子韓詩外傳封禪之記謂作字不始於倉頡不
知百氏襍說不足爲據春秋門譏劉知幾論春秋
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傳記晉事經傳皆差兩
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論語請車爲檇一條謂毀車

爲榔非賣車市榔不知一車之材毀之豈能爲榔
殊不近事理襍說門七夕一條尤杜撰尙書門論
周康王當名釁孝經門謂仲尼之尼當作尸爲古
夷字春秋門謂衛桓公當名貞更臆斷無所依據
然如論史記誤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毛
萇誤以埤爲螳豕孔安國誤解菁茅顏師古誤以
鳴鳩爲白鷺孔穎達誤以鳴鴉爲巧婦又誤以占
書爲龜策同龔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貶詞杜預
誤以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無兩觀郭璞誤

以竊脂爲盜肉應劭誤以邱氏爲出左邱明皆引
據辨駁具有條理所記社稷諸條多得禮意駁五
臣文選註諸條亦皆精核謂春秋之例有褒而書
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非貶非譏國
之大事法合書者尤爲卓識在唐人考證書中與
顏師古匡謬正俗可以齊驅蘇鶚之演義李涪之
刊誤李匡乂之資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見聞記頗
褻瑣事又其次矣

近事會元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禠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襍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厯壬辰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紀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卽原本惟振孫以爲

皆記襍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綫鞵親迎舉樂障車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謚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燈散從親事官處士謚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逐旬問罪人表狀書奏制勅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崖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

豹古今註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
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
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襟記清
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東觀餘論二卷

浙閩總督
採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
昭武人政和中官至秘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
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
地理律厯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鐘

鼎彝器款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
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訥
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
然訥跋稱共十卷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
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訥於其
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矜繁富不辨美惡徒誇
祖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
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
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

採用之疑爲官書既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訥改題
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
跋中乃摘書中史籀書一條異苑一條王獻之璇
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蓋考證
之學本無盡藏通行掎摭不能免也要其精博勝
集古錄多矣

靖康緬素雜記十卷

通行本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
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

記同而祇有九十事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麥
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
之說稱細素襪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
其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拆露盤爲青
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龜牖閒評
載其辨穀陽一條辨蘆菹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
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於此書頗有
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不足爲病晁公
武譏其爲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爲

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摭此條爲諧笑雖不出姓
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
尊安石爲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委
曲回護誠爲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
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
柢徒爲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
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
以相排抑耳

猗覺寮雜記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鷺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擅風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

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顛棘
未免穿鑿蘇軾詩宜蠶使爾繭如甕句事出列仙
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
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
苦縣光和尙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
證鵲填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
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縞中華古今註
亦以鵲填河爲出俗說然俗
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
首一句乃屢謂之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

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注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襍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鑿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太和中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
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
爲玉牒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
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釐爲十八
卷自元初以來刊本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秘閣抄
出原缺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
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又書中
分事始辨誤事實沿襲地理議論記詩謹正記事

記文方物樂府神仙鬼怪共十三類而諸家傳本或分卷各殊或次序顛倒或併爲十五卷或以第十一卷分作兩卷而併第九卷入第八卷內或無謹正一類而併入記事類中或多類對一門詠諧戲謔一門蓋輾轉繕錄不免意爲改竄故叅錯百出莫知孰爲原帙也趙彥衛雲麓漫抄又記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則當日已無定本無怪後來之紛紛矣是書考證頗詳而當時殊爲衆論所不滿劉昌詩蘆浦筆記常摘其舛誤十一條

又稱其比事門中

案今本無比事之名

多所漏畧舉史記八

事以例其餘趙彥衛雲麓漫抄亦摘其中論佛法
與天地並原一條爲所學之誣妄併稱其詬訾前
賢不少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卽以爲蹈襲及恃
記博妄有穿鑿周輝清波襍志則謂其記荆王元
儼戲劇批判及宗室子好尙之僻諸事有論其不
應言者旋被旨毀板盛如梓恕齋叢談又載當日
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
曾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臣僚繳奏乃

黜顯文送其子汀州編管後京鏗愛其書始板行
與輝所記不同未詳孰是王士禎池北偶談以爲
曾書多不滿王安石顯文殆又襲黨人故智今觀
其書以苟或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
甚爲乖刺又如孫仲鼐賀秦檜詩曾惇上秦檜書
事十絕句皆臚載無遺是其黨附權姦昭然可見
併其書遭人攻擊蓋由於此士禎偶未詳考也然
曾記誦淵博故援據極爲賅洽辨析亦多精核當
時雖惡其人而諸家考證之文則不能不徵引其

說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置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類而取其英華在南宋說部之中要稱佳本則亦未可竟廢矣

雲谷襍記四卷

永樂大典本

宋張淏撰淏有會稽續志已著錄此書書錄解題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得一百十條別有徐邦憲書帖一首及淏識語一則乃當時冠於卷首者又有楊楫章穎葉適後序三篇及淏自跋一

篇尙皆完整無缺謹依類排次析爲四卷而取書
帖序跋分載首末以畧還原本之舊宋人說部紛
繁大都撫拾瑣屑侈談神怪惟誤此書專爲考据
之學其大旨見自跋中故其折衷精審釐訂詳明
於諸家著述皆能析其疑而糾其繆如論蕙之非
零陵香而駁邵博聞見錄之舛論王羲之換鵞實
有黃庭道德二經而斥蔡條西清詩話之非引董
德元言證蘇軾詩虎頭城之爲虔州引曾慥百家
詞證虎兒爲米友仁字而摘施宿任淵二家所註

之誤其釐正是非確有依據頗足爲稽古之資宜
當時極重其書也葉適後跋以誤所論泊宅編花
書名一條義有未安別存商確之語誤併存諸卷
中卽是一節亦與一語異同務伸已是書函往返
動溢萬言訖於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者意量之公
私相去遠矣

西溪叢語三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嵯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
士南渡後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

官仕至權尙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
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
字之誤辨劉攽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
論徐浩詩瓊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
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簫笙
之誤皆極精審至攷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
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卽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
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
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

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
墜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
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釵字
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
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
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愬爲不若是忿二條又
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
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
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襍

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入古律加於作者
一等蓋亦一代博治工文之士矣

學林十卷

浙江吳玉
墀家藏本

宋王觀國撰觀國長沙人其事蹟不見於宋史湖
廣通志亦未之載惟賈昌朝羣經音辨載有觀國
所作後序一篇結銜稱左承務郎知汀州寧化縣
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末題紹興壬戌秋七
月中泚則南渡以後人也考晁公武陳振孫兩家
書目及宋史藝文志是書俱未著錄吳曾能改齋

漫錄趙與峇賓退錄引之均稱曰學林新編而今
所傳本但題學林無新編二字考袁文甕牖閒評
王楙野客叢書亦祇稱王觀國學林則當時已二
名兼用矣書中專以辨別字體字義字音爲主自
六經史漢旁及諸書凡註疏箋釋之家莫不臚列
異同考求得失多前人之所未發賓退錄嘗摘其
誤以不羹爲羹頡甕牖閒評亦摘其議資暇集以
行李爲行岑岑字無所根據不知玉篇山部有此
字註釋甚詳能改齋漫錄又摘其謂左傳季氏介

其雞當從高誘注以鎧著雞頭不當作蒙雞之臆
佛氏精舍江表傳載于吉事是魏初已有之觀國
謂自晉始有者爲誤又孟子以言餽之觀國不取
郭璞音義而取玉篇音甜之說京索之索觀國以
爲當音山客反不知陸氏釋文及五臣之注韓退
之之詩皆音悉落反固未嘗誤亦頗爲他家所駁
正然考證之文遞相掎摭此疎彼密利鈍互形原
不能豪無疵累論其大致則引據詳洽辨析精核
者十之八九以視孫奕示兒編殆爲過之南宋諸

儒講考證者不過數家若觀國者亦可謂卓然特出矣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

卷五筆十卷

內府藏本

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熙間傳入禁中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爲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

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蓋
未成而遽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
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卽隨手劄記辯證考據
頗爲精確如論易說卦寡髮之爲宣髮論豳風七
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爲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
蟀皆於經義有裨尤熟於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
林學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駁沈括筆談之
誤又引國史梁灝傳證陳正敏遜齋閒覽所記八
十二歲及第之說爲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

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
費一歲蓋其晚年撰夷堅志於此書不甚闕意草
創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謂劉昭注後漢書五十
八卷補志當在其中而不知所注乃續司馬彪漢
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缺又駁宣
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之
文謂左傳並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頗爲失檢
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字體皆無所發明而綴爲
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別擇然其大致自爲精博南

宋說部終當以此爲首焉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
明李瀚馬元調先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
俊合輯琴堂論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
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尙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
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

攷古編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
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
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

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詞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據依他若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注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卽仲弓非駢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徵

撫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

雨淮馬裕家藏本

宋程大昌撰案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證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永實於野諸條辨其爲僞謂董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已意乃自爲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譏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爲小說家其論良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

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父
資暇集引通典例多注出某書某卷倘有訛舛易
於尋檢亦可爲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
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扈駕請道
等子當爲鼎子一條岳珂愧郈錄引吳仁傑鹽石
新論甲編謂魏典韋傳有等人之稱洪翰林云等
人猶候人蓋軍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爲詳允然書
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確
足爲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

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瞻文虎子似孫時年尙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畧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緯畧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畧史畧子畧集畧騷畧及此書今惟子畧騷畧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

作文以怪澁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
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贇之流詭詞炫俗
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懸
騷招隱八風圍碁瓊瑜襍牙之類全錄藝文初學
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篇集不復具存
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卮林譏
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
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屬託終出楊慎丹
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甕牖閒評八卷

永樂大典本

案甕牖閒評宋史藝文志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考異內間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姓名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亦不題撰人今考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及汲於科名而惟務勤學有襍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

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爲主於經史皆有辨論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多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於毫釐疑似之間其所載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徵引旣繁不無小誤如謂漢書敘傳稱袁盎爲子綰疑傳中字綰爲脫文不知敘傳以四言爲句故加子字以成文如史記項羽本紀稱字羽而自敘亦作子羽是其例也又謂古人日暮倚修竹佳人殊

未來所稱佳人乃賢人考曰暮倚修竹乃杜甫佳人詩云非婦人已謬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上人怨別詩合爲一篇尤非至於不知腹猶果然出莊子不知鼠姑爲牡丹不知屠蒯杜蒯乃聲之轉如包胥之爲勃蘇亦均失之眉曉之前而大致該洽實考据家之善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迄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變孫甫史皆有傳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從沉埋剝蝕之餘復加釐訂排比成編使其姓名舉

問不致終沒於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
原書卷帙不可考今所輯者尙四百餘則條目頗
爲紛襍謹依類詮次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
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之類四卷專論小學五
卷論詩詞書畫之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
之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之類而以襍論因果
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

芥隱筆記一卷

通行本

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

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
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
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
正攷證博洽具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
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公羊傳孔父
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
梨花雲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全
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
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注語

其中班固賁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記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顧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攷矣

蘆浦筆記十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賣鹽外無職事惟繙書以自娛

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塲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鞋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尙爲縣令之理卽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二年計其年當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訛舛以熙爲興歟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

脫句孫叔敖碑舛訛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
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慤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
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
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
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綏安
謝兆申所傳抄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啟母一
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誕語以實之
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宋王楙撰楙字勉夫長州人養母不仕惟杜門著述當時稱爲講書君是書皆考證典籍異同前有慶元元年自序又有嘉泰二年自記一條稱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有暗合不免有所竄易云云蓋刻意自成一家人之言故書中頗譏洪邁容齋隨筆不免蹈襲然如和嶠千丈松一條周顓阿奴火攻一條皆黃朝英緇素雜記之說灰釘一條自云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余暗合蓋刪除尚有未盡也其間引據旣繁亦不

免小有疎舛如歐陽修詩本義謂毛萇以前無以
騶虞爲獸者楸引六韜以駁之趙岐孟子題詞謂
孟子無字楸引孔叢子以駁之顏師古漢書註謂
玉樹在甘泉而楸引漢武故事以駁之傅奕請正
佛法表謂佛漢明帝時入中國楸引劉向列仙傳
序以駁之杜甫詩筆架沾窻雨句本咏實景而楸
改沾爲占引開元天寶遺事以證之不知是皆晚
出僞書不足爲據也庾信哀江南賦晉鄭靡依魯
衛不睦句本反用左傳語而楸謂非其本義黃庭

堅詩註引烏孫公主琵琶事本出傳元琵琶賦序
其石崇王明君詞乃因烏孫公主之例想其亦必
如是而楸轉據明君事以駁烏孫公主事秦觀詞
杜鵑聲裏斜陽暮楸辨暮字不誤是矣復謂當作
斜陽曙以避英宗廟諱而改夫斜陽豈可云曙耶
張祐寧王之詩自屬追詠而楸以爲目擊又以與
祐詩年代不符則造爲祐身歷十一朝年一百二
十餘歲之說然則李商隱有九成宮詩壽更永矣
他如茅盈見史記秦本紀註而楸沿梁孫文韜碑

以爲漢人譏其以廟諱爲名非鶚冠子者柳宗元

而楸云韓愈作盤中詩者蘇伯玉妻而楸以爲傳

元

案楸蓋據陳玉父玉臺新詠誤本然嚴羽滄浪詩話載玉臺新詠原本甚明

買石得

雲饒句本姚合武功縣詩而楸以爲王建餘糧棲

畝本淮南子語而楸以爲始於左思以準作淮始

於呂忱字林

案字林已佚此條見郭忠恕佩觿所引

而泛舉唐碑皆

干慮一失不必曲爲之諱其餘則多考辨精核位

置於夢溪筆談緗素雜記容齋隨筆之間無愧色

也未附野老記聞一卷乃楸父所作不著名字惟

據楸題詞知爲陳長方之弟子所記多元祐諸人遺事而解孟子旣入其茆尙沿晁氏客語之說蓋楸曾祖伯虎及與黃庭堅游庭堅和炳之玉版牋詩所謂王侯鬚若緣坡竹者是也

案此事見書楸中鬚奴條下

父承家世餘聞故所言如是耳至以其父之書附已書之末蓋沿山谷集後附伐檀集例於義均乖然伐檀集爲後人所附非庭堅之意故分析著錄以正其名此書爲楸所自附非可諉過於他人故仍其舊第以著其失亦春秋褒貶各探其本志之

義也書本三十卷見於自序陳繼儒秘笈所刻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處多遭刪削今仍以原本著錄而繼儒謬本則不復存目附糾其失於此焉

坦齋通編一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說郛題曰宋邢凱撰亦不詳其爵里時代所紀有淳熙中見冷世光論姓氏事在孝宗時又有慶元間高秉文命題京鏗攻中官王德謙二事及近見楊誠齋易傳語則是書成於寧宗以後又紀乾道辛卯王寧爲武寧宰其家充里正

則武寧人也其書多考證經史略如程大昌演繁
露洪邁容齋隨筆之體如引思齋之詩辨文母太
任非太姒引說苑證春秋矢魚引世說辨元龍百
尺樓引漢書證伏波之號不可單稱引國語證列
子西方聖人不指佛引明堂位鄭注證漢書禿翁
字引朱買臣張湯傳謂漢書自相矛盾引李吉甫
傳謂唐書前後舛異引前漢書證豺狼當道二語
不始張綱埋輪引鄒陽書證鷺鳥累百二語不始
孔融薦禰衡考訂皆爲精核他如論衡家擇日及

五音配姓之非論姚察置人事而委天數論救荒
當知戢姦論羅浮山飛來峯之妄論漢高祖同罪
異罰論求長生論毀淫祠論公儀休怒織帛不可
訓持論皆爲正大至所論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不
應坐顏回曾參於殿上而列其父於廡下宜別立
一堂之說後世建啟聖祠竟從其議尤可謂知禮
意矣是書宋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原本卷
帙不可考今據散見永樂大典者逐韻掇拾編爲
一卷雖所存僅數十條而可取者特多焉

考古質疑六卷

永樂大典本

宋葉大慶撰大慶宋史無傳是書亦不見於藝文志惟永樂大典散見各韻中又別載入寶慶丙戌葉武子淳祐甲辰其子釋之序各一篇据其文考之知大慶字榮甫當時以詞賦知名嘗官建州州學教授其里貫則序文不具莫能詳也其書上自六經諸史下逮宋世著述諸家各爲挾摘其疑義考證詳明類多前人所未發其有徵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則各於本文之下用夾注以明之體

例尤爲詳悉在南宋說部之中可無愧淹通之目
昔程大昌作考古編號稱精審大慶生於其後復
以爲名似隱然有接跡之意今以兩書並較實亦
未易低昂乃大昌書流傳藝苑此書獨沉晦不顯
幾至終湮殆以名位不昌故世不見重耶然蠹蝕
凋殘逾數百載卒能遭逢

聖代得荷表章亦其光氣之不可掩也謹採掇編綴訂
正舛訛釐成六卷雖其原目不傳無由知其完闕
而已佚僅存要可謂吉光之片羽矣

經外雜抄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有周易要義已著錄是編皆彙錄諸書而略以己意標識于下多有不載全文而但書云云字者又有如元子心規之類一條而兩卷互見者蓋隨手記載以備考證之用本無意於著書後人得其稿本傳寫成帙也其中如摘錄古詩十九首及素問數條之類頗無所取義邇字元緒桑字子明之類尤傷冗瑣然如鄒淮所記星象之數楊鼎臣方圓相生圖吳沆對問錄論明堂制

度任直翁易心學先天圖中圖之類頗足以資考證又如論虞仲房所編說文五音譜失李燾本意論李燾疑說文籀體爲呂忱竄入之非論像設始於招魂論常元楷壅門爲劣論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論陸贄識權字在伊川之前論韓愈上李實書與順宗實錄相矛盾論保蜀碑徒知張大吳氏之功而不知傷中國之體語皆中理其引古詩凜凜歲云暮一首次句作螻蛄多鳴悲與宋本玉臺新咏合亦

足證今文選刊本之誤也

古今考一卷續古今考三十七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古今考一卷宋魏了翁撰續古今考三十七卷元方回撰回字萬里號虛谷歙縣人宋景定壬戌別省登第官提領池陽茶鹽遷知嚴州入元爲建德路總管了翁以古制多不可考兩漢諸儒惟據叔孫通所定某物猶今之某物孔賈諸疏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制亦不可攷乃卽漢書本紀所載隨文辨證作古今考前有自序一則然其書未成僅

得二十條又有錄無書者四條咸淳丁卯回得手稿於了翁之子乃推衍其意續成是編併載了翁原書而各附論於條下以鶴山先生曰紫陽方氏曰別之其無書四條回亦補其劉媪夢與祚遇一條併發劄於下曰鶴山原書有此題而文缺今回以意補之加紫陽方氏曰五字後此皆回所撰不再書此五字或引古於前則復書之云云案回之所續亦以漢書本文標目而於歷代制度推類以盡其餘如拔劍斬蛇條下則附廣劍考范增舉玉

玦條下則附玉佩考蓋特借漢書中一物之名推求古制而與史家本文則絕不相涉也了翁所考多在制度同則以在宋之日獻媚賈似道似道勢敗又先劾之既反覆陰狡爲世所譏及朱亡之時又身爲太守舉城迎降於元益爲清議所不齒老而無聊乃倡講道學以謀晚蓋故書中多參以理語如高帝紀寬仁愛人四字牽引程朱以來諸儒論仁之語至列目十有二篇一字之義盈一卷未免尤涉支離唯回人品心術雖不足道而見聞尙

屬賅洽所考猶多可取者併了翁書錄之亦不以人廢之義也

潁川語小二卷

永樂大典本

案潁川語小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昌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謚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謚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襍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鑪載有節齋

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温州平陽人以父任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謚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慎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

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騭文則其中疎舛之處如
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史記注謂巨
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
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詞大招謂
鉈尾訛爲獼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
臣塵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輈用本草語則未考揚
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
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
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

許慎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說習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證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述神怪者有益多矣哀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卽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賔退錄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與峕撰與峕字行之

案寶祐五年陳宗禮作是書序稱其字曰德行

與墓銘不同或有兩字亦未可知謹附識於此

以宋史宗室世系考之蓋

太祖七世孫也宋史無傳志乘亦不載其名惟趙

孟堅彙齋文編有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銘曰有
宋通直趙君行之之墓在安吉州歸安縣鄉山之
原君以敏悟之資秀出璇源方弱冠已薦取應舉
寧考登寶位補官右選調筦庫之任於婺於泰於
衢者三又監御前軍器所司行在草料場蹠蹕西
階逾三十年未嘗一日忘科舉業也故自丁卯迄
乙卯以鎖廳舉而試者亦三春闈率不偶積階至
忠翊今上皇帝賚賜予換文階舊制宗姓換階視
見服官品忠翊則應得京秩新制裁革回視初薦

僅循從事丞處之麗水君平昔游際貴達方將汲引而君疾不可復起矣年五十七紹定四年十一月終上章告謝尋通直命下弗之覲也云云其敘與皆生平最詳惟墓銘之首稱其子孟珪乞銘於某以丙戌進士同登則與皆當爲理宗寶慶二年進士而乃稱其春闈不偶殆與孟珪同登進士歟案孟珪亦非丙戌進士此文下註代作二字當爲所代之人也是書前後皆有與皆題識前題不署年月稱平生聞見所及喜爲客誦之賓退或筆於牘故命以賓退錄後題稱闕逢

涪灘蓋成於嘉定十七年甲申也陳崇禮序稱其
從慈湖先生問學蓋楊簡之門人然書中惟論詩
多涉迂謬於吟咏之事茫然未解至於考證經史
辨析典故則精核者十之六七可爲夢溪筆談容
齋隨筆之續觀其於王建及花蕊夫人宮詞前後
再見並自糾初考之未詳知其刻意叅稽與年俱
進前乎是者有鄭康成之註禮註詩後說不遷就
前說後乎是者有閻若璩之尙書古文疏證後說
能訂正前說得失並存愈見其所學之加密蓋惟

不自是所以能歸於是也視宋人之務自回護違心而爭勝負者其識趣相去遠矣

學齋佔畢四卷

通行本

宋史繩祖撰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受業於魏了翁之門了翁龍山集中有題史繩祖孝經一篇卽其人也其仕履始末不甚可考惟陽昉字溪集末有其挽詩結銜稱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齋郡史繩祖蓋奉祠時作所謂齋郡其郡望也是書皆考證經史疑義其中如君子懷刑訓

刑爲型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以凡事物
之九數皆爲乾元之九以禹於周易直鼎卦以至
解黃庭堅詩譏蘇軾之類皆失之穿鑿如譏杜預
注左傳誤稱逸書而不知古文之晚出謂市井字
出後漢循吏傳而不知本出國語謂雙聲詩始姚
合而不知先有齊王融之類皆疎於考據然其他
援据辨論精確者爲多亦孫奕示兒編之亞也

鼠璞二卷

內府藏本

朱戴埴撰埴字仲培桃源人仕履無考書中楮券

源流一條歷陳慶元開禧嘉定之弊知爲南宋末
人故書錄解題著錄而讀書志不著錄也是書皆
考證經史疑義及名物典故之異同持論多爲精
審其論麟趾爲衰世之語未免過泥序文反失經
旨論崖蜜字承惠洪冷齋夜語之誤以爲出鬼谷
子鬼谷子實無此文皆失於考證然如論彭祖房
中太公陰謀蘇軾非武王立說皆正大其他辨正
如謂詩序絳衣篇引高子靈星之言知有講師附
益之類率皆確實有據足裨後學其曰鼠璞者蓋

取周人宋人同名異物之義文獻通考列之小說家失其倫矣

朝野類要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趙昇撰昇字向辰自署曰文昌未詳何地其始末亦不可考是書作於理宗端平三年徵引當時朝廷故事以類相從一班朝二典禮三故事四稱謂五舉業六醫卜七入仕八職任九法令十政事十一帥幕十二降免十三憂難十四餘紀逐事又各標小目而一一詳詮其說體例近蔡邕獨斷宋

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時吏牘之文與縉紳沿習之語多與今殊如朝儀有把見科舉有混試之類驟讀其文殆不可曉是書逐條解釋開卷釐然誠爲有功於考證較之小說家流資嘲戲侈神怪者固迴殊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

通行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註已著錄是編乃其劄記考證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卷首有自

敘云幼承義方晚遇韓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云
云蓋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
罕其倫比雖淵源亦出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
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註曹
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爲鄭康成註之類皆考
證是非不相阿附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
戶亦不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
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

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槩視
爲舛陋故能兼收併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
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牟應龍袁
桷各爲之序卷端題語尙鉤摹應麟手書藏弄之
家以爲珍笈此本乃

國朝間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註多足與應麟之說
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相參證若
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
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詆厲考應麟博極羣書著述

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
於立論是卽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拾遺補罅一
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識遺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宋羅壁撰壁字子蒼自號默耕新安人宋史無傳
不知其時代據書中前定一條引陳搏寒在五更
頭之識稱第五庚申後又十五年而祚移則其成
書在宋亡以後矣觀其謂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
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又謂夫子之道至

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然後一出於
正云云蓋傳朱子之學者也其論養老之制謂禮
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數語爲委巷之
談論雖是而排詆太甚謂公羊高穀梁叔皆姓姜
亦屬杜撰謂班史原於劉歆引葛洪西京雜記後
序爲證不知洪序謂劉子駿有漢書一百卷者自
漢魏以來絕無是說乃輕信僞書尤爲疎舛然其
他爬梳鉤索徵据舊文尙頗可採不獨錢曾讀書
敏求記所舉孔子生卒年月一條爲足資考證也

在講學之家猶可稱言有根柢矣

愛日齋叢抄五卷

永樂大典本

案愛日齋叢抄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爲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叅校相合者十二條其說郛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叅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而裒輯排訂尙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祀

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爲宋末人所作也書中大旨
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古典故凡前人說部如趙德麟
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陸游周必大龔頤
正何薊趙彥衛諸家之書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
異其體例與張淏雲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仿
彿相近特其文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
制少往往愒悅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摭既
富中間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
唐末準書作准之不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罕恩

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輜之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撮拾編次釐爲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九

子部二十九

雜家類三

日損齋筆記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黃潛撰潛字晉卿金華人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官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謚文獻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續通考作一卷危素行狀亦稱一卷與今本合書中皆考證經史子集異同得失其辨史十六則尤

精於辨經如引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州守壯殺
之之文證顏師古漢書註之誤又引宋實錄李繼
遷賜姓名不在真宗時證僧文瑩湘山野錄之誤
引据尤極明確非束書不觀而空談臆斷者也此
本首有至正甲午宋濂序末有危素所作行狀及
詔令移文博士傅泰謚議而未附以劉剛序蓋附
錄三篇卽剛所編入也惟卷首卷末均標云大明
庚辰天順四年十三世孫叔善重刊今考行狀潛
以至正十七年卒其時但有孫四人下距天順四

年止一百三年不得遂有十三世孫然其子孫之
詞世系又不應謬悞是則不可理解之事矣

丹鉛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摘錄十三卷總錄二十

七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楊慎撰慎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慎博覽羣書喜
爲雜著計其平生所敘錄不下二百餘種其考證
諸書異同者則皆以丹鉛爲名顧其志攬茝微言
曰古之罪人以丹書其籍魏志緣坐配沒爲工樂
雜戶者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升庵名在尺

籍故寄意於此也凡餘錄十七卷續錄十二卷閏錄九卷慎又自爲刪薙名曰摘錄刻於嘉靖丁未後其門人梁佐哀合諸錄爲一編刪除重複定爲二十八類名曰總錄刻之上杭是編出而諸錄遂微然書帕之本校讐草率譌字如林又守土者多印以充餽遺紙墨裝潢皆取給於民民以爲困後竟毀之今所行者皆未毀前所印也又萬厯中四川巡撫張士佩重刊慎集以諸錄及談苑醍醐等書刪併爲四十一卷附於集後今亦與總錄並行

此本惟有餘錄續錄摘錄而闕閏錄然有梁佐之
總錄則閏錄亦在其中四本相輔而行以總錄補
三錄之遺以三錄正總錄之誤仍然慎之完書也
慎以博洽冠一時使其覃精研思網羅百代竭平
生之力以成一書雖未必追蹤馬鄭亦未必遽在
王應麟馬端臨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卽付聚
梨餽何爲編祇成雜學王世貞謂其工於證經而
疎於解經詳於釋史而忽於正史詳於詩事而畧
於詩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內亦確論

也又好僞撰古書以證成已說睥睨一世謂無足以發其覆而不知陳耀文正楊之作已隨其後雖有意求瑕詆譏太過毋亦木腐蟲生有所以召之之道歟然漁獵既富根柢終深故疎舛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求之於古可以位置鄭樵羅泌之間其在有明固鐵中錚錚者矣

譚苑醍醐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楊慎撰其書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首有嘉靖壬寅自序其名醍

酏者謂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入神非一蹴之力也所稱周八士爲南宮氏引逸周書南宮忽遷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語謂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尙書所云南宮适卽伯适引據極爲確鑿又謂先天圖始於希夷後天圖續於康節蓋希夷以授穆伯長穆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之學授之康節其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

也其辨析亦最詳明又從毛傳解鄂不韡韡云鄂
華苞也今文作萼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謂華下有
萼萼下有跗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
顯可以辨集傳鄂然外見豈不韡韡之誤又據漢
劉湛所書呂梁碑碑中序虞舜之世稱舜祖幕幕
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質
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洗二女同姓
尊卑爲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塋台塋生
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

十七世而司馬遷作周紀拘於十五王之說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其數不知國語之言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也又引水經記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瑱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瑱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諸葛遺事本傳不載者又辨李白爲蜀之彰明人厯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爲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類皆有據其餘考訂

辨論亦多獲新解雖笥所陳或有誤記不免爲後人所摭拾要其大體終非儉腹所能辦也

藝彀三卷彀補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鄧伯羔撰伯羔有今易筌已著錄是書援据經籍考證頗爲詳贍雖多本舊文亦頗自出新意如疑漢有兩牟融辨出師表原有兩本皆爲有見引西京賦證澹淡爲兩字引唐六典證畊耕爲兩字於六書辨析亦精闢蘇氏禱机之妄正邵子稱外臣之非尤能力持公論不附和門戶之局至續博

物志本南宋李石所撰書中明出曾公亮王安石
曾慥之名而疑爲唐人殊爲疎舛又据西溪叢語
七修類藁以落霞爲鳥名蟲名亦失別擇謂通考
馬妖當收舞馬則迂謬彌甚然隆慶萬厯以後士
大夫惟尙狂禪不復以稽古爲事是編廣徵博引
足備參稽在爾時猶爲篤實之學矣

正楊四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有經典稽疑已著錄是書凡一
百五十條皆糾楊慎之訛成於隆慶己巳前有李

養序及耀文自序慎於正德嘉靖之間以博學稱而所作丹鉛錄諸書不免瑕瑜並見真偽互陳又晚謫永昌無書可檢惟憑記憶未免多疎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轉滋疑誤於學者不爲無功然釁起爭名語多攻訐醜詞惡謔無所不加雖古人挾怨構爭如吳縝之糾新唐書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體又書成之後王世貞頗有違言耀文復增益其書反唇辨難語同詬詈憤若冠簪觀是書者取其博瞻亦不可不戒其浮囂也朱國禎湧幢小品

曰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古人古
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散見雜出各不相同
見其一不見其二闕然糾駁不免爲前人所笑是
亦善於解紛之說然博辨者固戒游詞精核者終
歸定論國楨之病是書竟欲舉考證而廢之則又
矯枉過直矣

疑耀七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李贄撰贄有九正易因已著錄是編前
有張萱序稱負笈數千里修謁其門迺哀一編見

示屬以訂正戊申歲以地官郎分務吳會登梓以
傳云云案贊恃才妄誕敢以邪說誣民所作藏書
至謂毋以孔夫子之是非是非我其他著作無一
非狂悖之詞而是編考證故實循循有法雖間倡
儒佛歸一之說其言亦謹而不肆至云儒不必援
佛佛不必援儒又云經典出六朝人潤色非其本
真且與贊論相反斷乎不出其手王士禎古夫子
亭雜錄云家有疑耀一書凡七卷乃李贄所著而
其門人張萱序刻者余嘗疑爲萱自篡而嫁名於

贊以中數有校秘閣書及修玉牒等語萱嘗爲中書舍人纂文淵閣書目而贊未嘗一官禁近也及觀論溫公一條中云余鄉海忠介益信不疑云云今因士禎之說而考之奉朝請一條云余今將五十矣始爲尙書郎是萱官戶部時語贊亦未嘗官六曹也蘭香一條云此法在宋已有之自吾廣始蘇東坡一條云東坡寓吾惠最久文天祥一條云文璧蓋守余惠州而以城降元者是皆廣東人語與萱之鄉貫相合贊本閩人無由作此語也知此

書確出於萱士禎所言爲不謬蓋以萬厯中贊名
最盛託贊以行而其中刪除不盡者尙有此數條
耳相傳坊間所刻贊四書第一評第二評皆葉不
夜所僞撰知當時常有是事也其書多出記憶而
成如文彥博僞帖不知爲玉照新志所載石蒼舒
事翡翠屑金不知爲歐陽修歸田錄語謂沈約還
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二語爲白居易詩謂左傳
巫尪爲巫者名尪皆失之疎舛謂本草稱螬可療
目故陳仲子耳無聞目無見食螬李而卽愈又謂

本草稱葷鱸作羹下氣止嘔張翰在當時意氣鬱抑遇事嘔逆故思此味尤穿鑿無理然其他考證乃往往有依據舊以惡贅之故併屏斥之過也今改題萱名從其實焉

名義考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周祈撰祈蘄州人始末未詳前有萬厯甲申劉如寵序稱爲周大夫又有萬厯癸未袁昌祚重刻序稱其嘗爲民部郎又稱其從幼時授經至綰組擁輶不知確爲何官也其書凡天部二卷地部二

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各因其名義而訓釋之其
有異同則雜引諸書參互辨證雖條目浩博不無
譌誤如論月星則不知推步之術論河源則全據
傳聞之訛論廣輪則不知周禮先有此文論化日
則不知潛夫論實無此語論鮮卑以柳城爲柳州
論肉刑以漢文爲魏文論篋篋爲卽琵琶論杜甫
詩竹根爲酒杯如斯之類牴牾恒有然訂謬析疑
可取之處爲多惟援引舊文往往不著出典不出
明人著書之通病云爾

筆精八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徐勣撰勣有榕陰新檢已著錄是編分易通經
臆詩談文字雜記五門其曰筆精取江淹別賦語
也勣以博洽名一時朱彞尊靜志居詩話謂見其
遺書大半施鉛點墨題端跋尾然是書蹊駁之處
乃復不少如以乾象陽在下爲老子之猶龍以坤
卦黃中艮卦行其庭爲皆指道家之黃庭以繫辭
遊魂爲變爲釋氏之四生六道皆不免好爲異說
援儒入墨從王栢之說謂野有死麕爲淫詩從焦

竝之說謂洛書出佛經從陳元齡之說謂周實建
寅皆失詳考他若以鐵襴襠爲馬鞍之飾不知襴
襠爲袒腹廣雅本有明文以漢郊祀歌甯字當增
入庚青韻不知齊梁以前本無四聲謂杜詩郾筒
本李商隱不知商隱在杜甫後謂冬青引唐珣林
景熙二集並載不知景熙有集珣無集謂溶溶爲
水貌晏殊詩不應借以詠月當改爲雨不知月穆
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漢郊祀歌已然謂一東二冬
爲沈約所分不知約之詩賦二韻實皆同用據李

涪刊誤分用者乃陸法言謂蒙齋筆談爲鄭景望
作沿商維濬之誤不知乃葉夢得書謂李清照爲
趙抃子婦不知趙明誠乃挺之之子謂琵琶故事
皆婦人而男子無聞不知賀懷智康崑崙羅黑黑
紀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涉疎舛至謂杜牧語多
猥澁羅隱詩極淺俗而稱高啟梅詩詩隨十里尋
春路愁在三更挂月村之句爲在林逋疎影暗香
一聯之上尤爲鹵莽甚至謂孟子不深於易理周
公之作金縢爲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縱之習

特其采摭既富可資考證者頗多亦不可盡廢衡其品第蓋張萱疑耀之流亞也

通雅五十二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字密之桐城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書皆考證名物象數訓詁音聲首三卷分五子目曰音義雜論曰讀書類畧曰小學大畧曰詩說曰文章薪火皆不入卷數書中分四十四門曰疑始專論古篆古音凡二卷曰釋詁分綴集古雋譚語重言四子目凡七卷曰天文分

釋天厯測陰陽月令農時五子目凡二卷曰地輿
分方域水注地名異音九州建都考釋地五子目
凡五卷曰身體曰稱謂各一卷曰姓名分姓氏人
名同姓名鬼神四子目凡二卷曰官職分仕進爵
祿文職武職兵政五子目凡四卷曰事制分田賦
貨賄刑法三子目凡二卷曰禮儀曰樂曲樂舞附
以樂器共三卷曰器用分書札碑帖金石書法裝
潢紙墨筆硯印章古器雜器齒簿戎器車類戲具
十三子目凡五卷曰衣服分彩服佩飾布帛彩色

四子目凡二卷曰宮室曰飲食曰算數各一卷曰
植物分草竹葦木穀蔬四子目凡三卷曰動物分
鳥獸蟲三子目凡三卷曰金石曰諺原曰切韻聲
原曰脉考曰古方解各一卷明之中葉以博洽著
者稱楊慎而陳耀文起而與爭然慎好偽說以售
欺耀文好蔓引以求勝次則焦竑亦喜考証而習
與李贄游動輒牽綴佛書傷於蕪雜惟以智崛起
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旣開

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

揣之空談雖其中千慮一失或所不免而窮源溯

委詞必有徵在明代考證家中可謂卓然獨立矣

卮林十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周嬰撰嬰字方叔莆田人崇禎庚辰以貢入京
特授上猶知縣是書體近類書而考訂經史辨証
頗爲該洽每條以兩字標目而各引原撰書之人
姓以系之如質魚謠杜之類蓋用孔叢子詰墨及
王充刺孟之例也其中如駁王僧虔之紀次仲及
論杜詩之西川杜鵑等處亦未免於執滯然所刊

正有據者多要爲有本之學非率爾著書也王士禛池北偶談稱其辨石尤風一條解古樂府賜字義一條君苗無姓一條高似孫誤引金樓子一條而謂其詮鍾一條不知名媛詩歸爲吳下人託名鍾譚其中文明太后青雀臺歌杜蘭香降張碩詩數條皆不足辨然鍾惺譚元春之書盛行於天啟崇禎間至真贋並出無由辨別今鄉曲陋儒尙奉其緒論繆種流傳知爲依托者蓋少旣悉其謬卽當顯爲糾正以免疑誤後人如士禛之言出於鍾

惺則當辨不出於鍾惺卽不必辨則惟攻其人非
攻其書矣以是咎嬰仍不免於門戶之見也

拾遺錄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胡燝撰燝有家規輯要已著錄是書雜考訓詁
分爲六類援引採輯頗有根據其論語類中如不
舍晝夜朱子集註從經典釋文舍音捨及作楚詞
辨証則取洪興祖所引顏師古說舍止息也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燝
謂當以辨證之說爲定今也純集註從說文燝引

儀禮疏古緇紃二字並行釋文云紃音緇依字系
旁才後人以才爲屯因作純是純卽緇也君子不
以紺緇飾孔氏注一入曰緇殯則引爾雅考工記
以正其誤卞莊子之勇集註云見說苑殯則以爲
先見荀子邦無道則卷而懷之集註謂於孫林父
甯殖放殺之謀不對而出殯則據左傳謂甯殖當
作甯喜子見南子陳自明以爲南蒯殯則據左傳
南蒯叛時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
年方十三詆其說爲不通其孝經類中范祖禹古

文孝經說言之不通也句牘謂誤以司馬光註爲
經文其孟子類中摩頂放踵據李善文選註所引
放作致於二字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據漢書食
貨志所引謂檢當作斂趙岐註以曾西爲曾子之
孫以曹交爲曹君之弟集註並從之牘則據左傳
闕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證當從經典釋文以曾
西卽曾申據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證曹交乃
以國爲氏非曹君之弟又據呂氏春秋知孔子置
郵傳命之言爲論舜服三苗其小學類中據叅同

契證急就篇之老復丁據詛楚文在秦惠文王二十
十六年知小篆非荆自李斯據顧命齊侯呂伋知
竹書稱太公卒於康王六年之妄據張說謝碑額
表知以季札墓碑爲孔子書始於唐人雖持論多
本舊人然要非空疎者可比其經說類中司馬光
語一條自漢儒至宋慶厯一條尤深中末流之失
其僂考類中論文考古亦多可採上方楊慎則不
足下較焦竑則勝之多矣原本刻於明季分爲十
卷迨後板燬於火其書遂亡其裔孫得殘闕舊本

復爲掇拾僅存論語八十一條孝經十六條孟子七十四條小學四十二條經說二十一條儷考六十三條特十之一二而已然亦足以見其厓畧矣

義府二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生撰生有字詒已著錄此書皆考證劄記之文上卷論經下卷論諸史諸子諸集附以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酈道元水經注所載古碑陶宏景周子良寔通記訓詁以別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之意焉生於古音古訓皆考究淹通引據精

確不爲無稽臆度之談如據說文辨周禮毳毼正
賈公彥丁度之誤引賈誼論陳琳檄證尙書漂杵
爲漂樸引爾雅證禮記鄭注烹魚去乙之誤引呂
覽證朱襮非朱領引檀弓彌牟爲木證勃鞞爲披
引左傳及詩序證檀弓請庚之庚訓道路引唐書
廉訪證周官六計之廉訓察引吳越春秋證鄂不
卽鄂附引左傳證出於其類之出訓產引周禮載
師閭師證夫布里布爲二事引詩王風證孟子施
施引左傳劉子誥證司中引繫詞證信信當讀申

引禮記稱說命爲兌命解行路兌矣當訓說引漢書證志微焦殺當爲纖微憔悴引周頌爾雅證鄭衆解牘應雅之訛引爾雅證終軍許慎解豹文鼠之所以異引後漢書李膺傳證師古解軒中之訛引孝經疏證後漢書辜較估較辜權酤權之義引史記貨殖傳證刁悍當爲彫悍引潛夫論證闔龍卽豢龍引莊子證列子蕉鹿之蕉爲樵引世說注證茗柯卽酩酊皆根柢訓典鑿鑿可憑至於引莊子斷在溝中解斷斷引王莽傳謂青蠅蒼蠅當作

攬引國策解氓爲流民引易奇偶證奇貨問有穿
鑿附會又哉才通用引顏真卿碑不引考古圖昌
樂肉飛引世說不引吳越春秋所許通用引顏師
古漢書注不引世說九德引三國志注不引國語
登時引集異記不引焦仲卿妻詩亦有失之眉睫
之前者然小小疎舛不足爲累雖篇帙無多其可
取者要不在方以智通雅下也

日知錄三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

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
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
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
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畧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
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
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
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
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
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

卷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
論地理三十二卷爲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瞻
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
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
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
二者間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
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
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
士禎諸人尙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

自喜則其引炎武爲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爲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藝林彙考二十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自南撰自南字留侯吳江人順治壬辰進士

官山東蓬萊縣知縣是書凡五篇曰棟宇曰服飾
曰飲食曰稱號曰植物前有秀水陳鑑題記云此
書凡二十四篇卷帙甚多當時所刻止此然切於
人事者畧備矣棟宇篇子目凡十曰官殿府署亭
臺門屏廟室寺觀宅舍廡序梁欂溝塗服飾篇子
目凡八曰冠幘簪髻裝飾袍衫佩帶褌袴履舄繪
布飲食篇子目凡六曰饗膳羹醢粉餽餽酒醴
茶茗稱號篇子目凡十一曰官掖宗黨戚屬尊長
朋從卒伍編戶僕妾巫優譚名道釋植物篇止一

卷無子目所載僅瓊花一類案棟宇服飾飲食稱
號四篇皆有自南題辭而植物篇獨無之蓋尚非
完帙也其所徵引率博瞻有根柢故陳鑑題記又
述汪份之言曰彙考所載諸書皆取有辨正者閱
之足以益智祛疑又所采必載書名令習其書者
可一望而知欲觀原文者亦可按籍以求其體例
皆非近世類書所能及所論頗得其實故特錄之
雜考類中不與他類書並列焉

潛邱劄記六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國朝閣若璩撰若璩有尙書古文疏證已著錄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曰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此書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尙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

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卽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刪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四卷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

知錄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答論經史書錄之
卷五以應博學宏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
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刪
去而存其與人答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蓋學林綴
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遂致漫無體例此
本較學林所編尙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間重見者
四條三見者一條尙沿原本之誤今悉爲刪正若
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
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讐讐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

之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輯錄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缺廢之矣

湛園札記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姜宸英撰宸英有江防總論已著錄是書皆其考證經史之語而訂正三禮者尤多其中如堅主天地合祭之說未免偏執引軒轅大角傳謂軒轅

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以證角爲
民之義亦未免穿鑿又如引西京雜記薄曉事證
造紙不始蔡倫不知乃吳均僞書引張平宅戰艦
聲如野猪事證陰子春先鳴語不知先二子鳴乃
出左傳引篠驂爲宋祁語不知乃唐徐堅文引李
廣鑄虎頭爲洩器爲虎子之始不知漢制侍中所
執乃在廣前引顏竣婦人詩集爲玉臺新詠之祖
不知新詠非婦人詩亦皆不免小有疎舛然考論
禮制精核者多猶說部之有根柢者前有自序稱

聞若璩欲改札記爲劄記以爾雅註左傳註皆有
簡札之文而劄則古人奏事之名故不從其說論
亦典核其書據鄭羽遠所作宸英小傳本爲三卷
此本二卷乃黃叔琳編入湛園集者豈有所刪削
與合併歟

白田雜著八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王懋竑撰懋竑有朱子年譜已著錄是編皆其
考證辨論之文而於朱子之書用力尤深如易本
義九圖論家禮考皆反覆研索參互比校定爲後

人所依託爲宋元以來儒者之所未發孟子序說
考謂集註從史記綱目從通鑑年月互異書楚詞
後謂集註誤從舊說而以九章所述證史文之舛
其讀史諸篇於通鑑綱目多所拾遺補缺而朱子
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皆根柢
全集語錄鈎稽年月辨別異同於爲學次第尤豁
若發蒙蓋篤信朱子之書一字一句皆沈潛以求
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故其言平允如是非
浮慕高名借以刼伏衆論而實不得其涯涘者也

至呂祖謙大事記本非僻書而儒林傳考第七條
下自注曰大事記今未見其書俟再考絕不以偶
闕是編而諱言未見與惠棟九經古義自稱未見
易舉正者相同均猶有先儒篤實之遺知其他所
援引皆實見本書與楊慎焦竑諸人動輒影撰者
異矣此本後有乾隆丁卯河間紀容舒跋稱抄自
景州申詡家未知爲懋竑所自訂或詡所選錄近
別有白田草堂全集凡此本所載皆在其中而此
本所無者幾十之六大抵多酬應之文不及此本

之精核蓋其後人珍藏手澤片語不遺故不免失於簡汰今以新刻全集別存目於集部中此本篇篇標目雖似雜文而實皆考證之體故特入於雜類亦東觀餘論編入子家之例也

樵香小記二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國朝何琇撰琇字君琢號勵菴宛平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編皆考證之文凡一百二十條論經義者居其大半亦頗及字學韻學其論六書頗與舊說異同如謂禿字當從禾會意說文

謂人伏禾下固屬謬妄卽六書正譌改爲從木諧
聲亦非確論謂說文訓爲字爲母猴本末倒置當
是先有爲字乃借以名猴謂射字從身從寸爲矰
文象手持弓形之訛其說皆未免於獨創至其解
春秋西狩獲麟解周禮奔者不禁解詩野有死麕
亦時能發先儒所未發其學問大旨蓋出入於閭
若璩顧炎武朱彝尊毛奇齡諸家故多演其緒論
云

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蔣惟鈞編皆其師何焯校正諸書之文也焯字
屺瞻長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用直隸巡撫李光地
薦以拔貢生入直

內廷尋

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後坐事褫職仍校書
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復原官

贈侍讀學士焯文章負盛名而無所著作傳於世沒後其
從子堂裒其點校諸書之語爲六卷惟鈞益爲蒐
輯編爲此書凡四書六卷詩二卷左傳二卷公羊

穀梁各一卷史記二卷漢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
國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韓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
卷歐陽修集二卷曾鞏集五卷蕭統文選五卷陶
潛詩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隱集二卷考證皆極
精密其兩漢書及三國志乾隆五年禮部侍郎方
苞校刊經史頗采其說云

管城碩記三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徐文靖撰文靖有禹貢會箋已著錄此其筆記
也自經史以至詩文辨析考證每條以所引原書

爲綱而各繫以論辨畧似學林就正之體而考訂
加詳大致與箋疏相近若其讀易據梁武以解文
言而王應麟所輯鄭注尙未之見讀史引證乃及
於潘榮之總論劉定之之十科策略蔡方炳之廣
治平略廖文英之正字通陰時夫之韻府羣玉斯
皆未免汨於俗學要其推原詩禮諸經之論旁及
子史說部語必求當亦可謂博而勤矣

訂譌襍錄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胡鳴玉撰鳴玉字廷佩號吟鷗青浦人歲貢生

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是編皆考訂聲音文字
之訛大抵採集諸家說部而叅以已說其中有閤
合前人者如文選神女賦一條謂玉字王字顛倒
互寫是矣然始辨其誤者爲姚寬西溪叢語申明
其義者爲張鳳翼文選纂註而鳴玉仍反覆力辨
之是未見二說也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
一條鳴玉歷引後漢書逸民傳註陳子昂碑韓愈
詩證今本誤纂是矣然今本實作纂不作慕其誤
爲慕則自張九齡感遇詩孤鴻海上來一首押入

遇韻始以爲近人所誤則非也龍鍾一條不取竹
名石名之說是矣然誤以岑參雙袖龍鍾淚不乾
句爲常建詩又李匡父資暇集所解龍鍾之義乃
誤指爲龍爪泥痕鳴玉未及引駁亦疏漏也雙鯉
魚一條駁漢陳勝傳宋書符瑞志魚腹藏書之說
是矣然此語始見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而但引古
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是蔡邕後語非其本
也凡此偶然失檢時亦有之要其但引古書互相
參證不欲多生新意自見所長所以言皆有據所

得反較諸家爲多狐白之裘固非一腋其網羅會
稗之勤亦未可遽沒也

識小編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董豐垣撰豐垣字菊町烏程人乾隆辛未進士
官東流縣知縣是書凡二十四篇議禮者十之九
如前儒謂祭社卽祭地多不信周禮祭地於澤中
方丘之文豐垣因襲其說而附會於周禮謂澤中
之方丘卽王制之大社同在庫門內今考明堂位
曰春社秋省郊特牲曰社祭土日用甲月令曰中

春擇元日命民社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
蒐獻禽以祭社肆師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疏曰
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據此則祭社自以春秋
甲日方丘自以夏日至不得合而爲一也豐垣又
因方丘一名方澤遂牽一澤字併合澤官方澤爲
一今考禮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疏曰澤所在
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爲之又考周官澤虞
註曰澤水所鍾也則方澤之官皆近川澤庫門之
內焉得爲水所鍾乎豐垣又謂卿大夫入官而受

祿者待臣之常數有功而受地者優臣之常典則是無采地者其常而有采地者其變今考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爲制度云制度者舉其常也則大夫有采非優異之特典明矣晉語曰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言常制也荀子正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事二世云五乘之地三乘之地皆言乎大夫士之常祿也晉語韓宣子

以秦后子及楚公子賦祿問於叔向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以秦公子富爲難叔向對以無績於民乃與子干均其祿夫受此一卒之地傳明言無績於民則豐垣必云有功而始受地者不亦誤乎春秋襄二十二年傳曰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蓋倍魯大夫御叔之賦也杜註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爲罰御叔於魯非有功之大夫而有國邑昭十六年傳鄭大旱使屠擊祝穎豎柎有事於

桑山斬其木不雨奪之官邑夫屠祝豎微職耳而亦得有官邑則謂有功始受地何所據乎豐垣蓋誤讀周禮司勲之文以賞田加田爲采地故有是說也豐垣又謂大夫三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大夫千祿及其高祖則未必有高祖廟矣今考大傳千祿及其高祖疏曰此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得及太祖故王制大夫有太祖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祿則亦祿於太祖廟中徧祿

太祖以下據此則干祿止及高祖自據無始祖廟者耳豐垣卽以證大夫無始祖廟是見其一不見其二也大傳曰別子爲祖註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以爲祖而無廟豈尊祖之謂乎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小宗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據此則大宗不易於下由始祖不遷於上也大夫而爲大宗若無始祖廟又何緣爲百世之宗核其所言殊乖禮意

況周官祭儀有曰凡祭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邦
家亦如之註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則同
姓之卿大夫尙得遠立祖王之廟而先自絕其始
封之祖可乎是亦未之詳檢也他如謂禹貢五服
職方九服二而實一謂周禮公五百侯四百里猶
云今魯爲方百里五非爲方百里者一十五謂祭
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不及魯語郊堯而宗舜
亦皆前儒之緒論至駁萬斯同大禘祫一事魯禘
不追所自出及東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說又駁

毛奇齡祧主別立廟不藏太祖廟之說議論最正
援據亦詳爲有裨禮制在近人之中尙爲究心經
義者雖論多出入固亦有可節取者焉

右禊家類雜考之屬五十七部七百七卷皆文淵閣
著錄

案考證經義之書始於白虎通義蔡邕獨斷
之類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資暇集刊誤之類
爲數漸繁至宋而容齋隨筆之類動成巨帙
其說大抵兼論經史子集不可限以一類是

真出於議官之雜家也

班固謂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今彙

而編之命曰雜考

